



主 编：吴昌勇
 执行主编：陈 曦
 邮箱：akrbwhzm@163.com
 本版编辑：陈 曦
 刊头题字：张思成



第36期 总第105期
 2020年12月
 庚子年十月二十
 星期五

04

文化周末

WEN HUA ZHOU MO



孙女张舒作品



孙女张放作品



丈夫张远东作品



女儿李云燕作品



公公张振声作品



李勤凤作品



女儿张晓青作品

丹青传四代 笔墨承家风

白河李勤凤一家的书画情缘

黄秀琴

60多岁开始学国画,70岁上老年大学,75岁学书法,短短的几年时间,在家乡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十多次荣获全国和省市各级各类奖项……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自己的人生晚年,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旺盛的学习和创作激情,完美地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真谛。她就是白河县书画艺术家——李勤凤。

李勤凤出生于1942年1月,今年78岁,是白河县书画界代表人物张远东的遗孀。她满头银发,面容慈祥,走起路来步履迟缓,有着这个年龄的明显特征。但是当她在书桌前,专注地一笔笔画着工笔牡丹时,眼神中却焕发出一种熠熠的光彩。

李勤凤老人之所以如此痴迷于书画艺术,与她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是白河县颇有声望的书画艺术家。公公张肇宇字振声(1912—1989),是白河县卡子镇西坝张氏家庭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不仅因医术过硬、医德高尚而远近闻名,还擅长书画,其事迹在《白河县志》《白河县卫生志》等均有记载。丈夫张远东(1947—2009),自幼受父亲熏陶影响,不仅研学中医,助父悬壶济世,而且爱好书画艺术,50余件书画作品入选市、省、国家展览并获奖,获得各种荣誉桂冠和无数奖励,其个人事迹和艺术成就被《白河县志》、《政协委员风采录·陕西卷》等书收录。

在这样浓厚的艺术家庭氛围中,自幼心灵手巧,喜爱画画的她受到艺术的熏陶,更增添了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之情。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因孩子多,家计重,她只能埋头挑起家庭的重担,默默地支持丈夫的事业。

2008年,张远东先生因病去世,几十年的人生伴侣离开,给老人心中留下了无尽的伤痛。但悲伤过后,骨子里要强她意识到,张氏家族几代以书画艺术传承,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这种家风应该要代代传承下去,不能中断。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让子孙晚辈们都继续受到艺术的熏陶。她要求子女们好好收集整理张远东的书画作品,适时结集出版,把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后代,留给社会大众。

退休后,她开始投入到书画艺术的学习和创作中,在这条道路上矢志不渝地跋涉着。十几年里,她先后因腰椎手术和膀胱癌手术多次住院,但除了生病住院,其它时间她都会风雨无阻地赶往老年大学,在学校的课堂上求知若渴地学习书画知识,在家里书桌上勤奋不倦地进行书画练习创作。她常常戴着眼镜,手握画笔,一笔一划地细细勾勒着。阳光在老人的丝丝银发上跳跃,花鸟、枝叶在老人的笔下徐徐展现……一张普普通通的白纸,经过老人的一番勾画涂抹,便成了一幅精神兼备的绘画艺术作品。

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老人的子女和晚辈们,对她的艺术追求也都非常支持。儿媳坚持陪婆婆上老年大学,儿子当好专职司机,负责书画装裱和寄到外地参展参展;孙子孙女经常帮老人网购学习用品;作品新鲜出炉了,摄影师儿子便拍照留念……在这样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中,李勤凤老人的学习积极性不断高涨,艺术水平不断提高。

学画以来,李勤凤先后加入了安康书法家协会、陕西省女子书画(安康分会)学会和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并参加中省市各级各类书画大赛,获得了数十项表彰和奖励。2014年“中华夕阳红文艺杯”全国老年(大学)书画摄影诗大赛组委会授予李勤凤“中华夕阳红文艺模范”荣誉称号。2015年9月,工笔画《鸟语花香》在第二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中荣获二等奖。2017年安康市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评选她为“十佳魅力老人”……厚厚的一沓获奖证书,就是对她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的最好证明。在白河县举办的第二届文艺精品颁奖晚会上,满头银发的老人站在领奖台上格外醒目,让人们领略到了夕阳红的别样风采。

有人问她:“你都这把年纪了,还这么认真干啥?”她说:“人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多少没学到。我要给晚辈子女们做个表率,要勤奋好学走正道,不能虚度光阴混日子。”老人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她经常用张氏家族乐善好施、心胸豁达、淡泊名利、勤勉不倦的家风勉励子孙晚辈,教导他们要努力传承艺术,勤奋好学,修身养性。在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以及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儿媳朱丽萍在陪婆婆上大学的同时,也开始学习国画艺术;女儿张晓青书法、写作齐头并进;女儿李云燕学会了工笔牡丹;儿子张展摄影艺术小有成就;孙女张舒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外甥韩畅喜爱书法……

2017年4月,李勤凤及其家人在白河县成功举办祖孙四代个人画展,展出了张振声、张远东、李勤凤、张晓青、李云燕、张舒等祖孙四代的书画作品,并出版了《张远东书画作品集》。此事作为白河县书画界的一大盛事,影响颇为广泛,一时传为美谈。正可谓是“四代传承好家风,丹青艺术永流传”。

在耄耋之年,李勤凤老人仍在书画艺术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用一枝枝丹青画笔把夕阳的天空描绘得色彩斑斓,红霞满天……

我与《安康日报》共成长

我那遥远的“处女作”

刘全军

2003年8月31日《安康日报》周末。这些“第一次”作品从《安康日报》出发,相继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见证了我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我喜欢发表的作品剪辑装订成册,多年积累下来,共计文学作品7本,新闻作品9本,收集发表我作品的杂志码起来比我都高。这些个人收藏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收藏,收藏了心血,收藏了情谊,收藏了岁月,更重要的是收藏了自己。

我采写的第一篇新闻消息是《谢谢,任河上的弄船郎》,那年我14岁。时隔40余年,标题看起来依然有文化味,直到现在我写的新闻都有意识地把地方文化揉进去。记得是1981年的夏天,那个夏季是瓦房店唯一的一次没有水漫街道的年份,暴雨下了两天过后就停止了,让所有的人都愉快地舒了一口气。暴雨过后便是晴天,洪水也慢慢消退,沙滩也渐渐露出轮廓,但河水还是那样昏黄而又湍急,摆渡的船公便开始大显身手,因为这个时机收取的过路费是平时的好几倍,靠摆渡维系生计的船公们开始挺而走险,挣下几个要命钱。那个惊心动魄的摆渡场景也是瓦房店人的现场电影,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会站在吊角楼上,观看摆渡热闹场面,那高

亢的船公号子,那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那颠簸起伏的帆船,那蹲在船舷屏息紧张的渡客,简直就是一部不需要导演的精彩电影片段。洪水在慢慢消退,渡口开始恢复水上交通,隔河求学的学生也开始到校园读书。一天,街道主任跑到我家,要我写篇文章把丁包子表扬一下。丁包子是瓦房店最出色的船公,大水过后免费义务为十几名学生摆渡,我也觉得这样的事迹是应该上“好人榜”的,便与街道主任一道去采访,去的时候只拿了一只笔和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采访是在船上进行的,当时他正在狼吞虎咽吃午饭。当我说明来意时,丁包子大声吼叫:“球!不就是为学生行个方便,我行了半辈子方便了,不差这一回。”口中的饭粒儿横飞,都喷到我脸上了。街道主任当即就吼了他一顿,他才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了我。晚上我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这篇消息,不到三百字,作文本上的文字框刚好是三百字,一张纸差几个字就写满了,落款还是写在文字框外的空白处。稿子写好后,我用复写纸誊了两份,在居委会盖了个章,然后就寄给了《安康日报》和县广播站。过了两天,广播上播发了,那时候广播的声音比报纸

大,满街的人都听到了。一个礼拜后,我父亲拿给一张《安康日报》,才知道报纸上发了这条消息。此后我坐丁包子的船过河,不但不收钱,还总是对笑咪咪的。

我写的第一篇通讯《茅坡山上硬汉子》全文发表在1990年7月19日《安康日报》头版头条。那时候《安康日报》还是四版小型张发行,能以大篇幅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个乡村的新闻,还是少见的,见证了一个时代勤劳刚毅的紫阳人民改天换地与贫穷决战的无畏勇气和决心。1988年底,我从麻柳水泥厂调到蒿坪供销社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在蒿坪镇结识了那世嘉等文朋好友。通讯《茅坡山上的硬汉子》是我与那世嘉首次合作的作品,全文二千余字,记述的是茅兴村在村支部书记马兴义的带领下,依靠九户人家,苦战一冬一春,修通1800米(其中1400米要从悬崖通过)的堰渠的感人事迹。记得是在一天下午,那世嘉下乡采访归来,来到我的宿舍里,将采访的材料给我,嘱我用心写这篇稿子。我细心看了材料,也觉得感人,与他交换了意见,准备写一篇像样的稿子出来。晚上我便紧闭房门,几乎是烟不离手,茶不离口,用了不

到三个小时,就一气呵成了,然后认真的将草稿滕正,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那世嘉来取稿,看了稿子后直呼:“写得好!真不愧为快刀手!”他将稿子寄给了胡弗老师,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没多久就发了报。这篇通讯在全县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我漫漫新闻路的奠基石,也是我新闻人生的际遇开端,在我以后长达30余年的新闻宣传工作历程中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乡村小学教了一年书后,1998年我被借调到城关镇从事宣传工作。党委书记年轻有为,很重视宣传工作,每天的《安康日报》都要过目,时刻关注着报纸上城关镇的新闻,我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在城关镇“捉刀”的7年里,只要是下乡,采访本从来不离手,以《安康日报》为主要阵地,每年发新闻稿近百篇,发表散文随笔50余篇,与报社编辑记者结下君子之交的深厚情谊。他们编辑稿子的过程也是我间接培训学习的过程,在实践中潜移默化传授给我的技能,是在大学里新闻学专业永远都学不到的,完全可以说,我的新闻写作是在《安康日报》这所社会大学里结业的。我是《安康日报》的学生。2005年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驾驭着文学、文化、新闻三套马车,御风驰骋在人生的大道上,有苦也有乐,然而我乐此不疲,也无怨无悔。我笔下的作品都是写家乡紫阳的,都是从心底飞出来的歌。因为工作关系,我与《安康日报》的编辑记者结下情缘,无论年长或年轻,他们既是我的师友,也是我志同道合的同仁,我理应向他们学习致敬!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在《安康日报》发表作品,我的“处女作”就是在《安康日报》这块“处女地”上如禾苗出土而出的,我人生的梦幻之舟从“水击三千里”的汉江举翼将飞,在一张地方党报上如浮云梦幻般“水游”了大半生。

40年前,我的小说处女作《冤家路宽》在《安康日报》“香溪”副刊发表,那年我15岁。1982年秋的一天,我家来了两位客人。当年我家还住在瓦房店的“半边街”,夏末秋初的一场任河水让整个瓦房店人还沉浸在灾后自救的愁苦中。有朋自远方来,父亲格外高兴。稀客是张会奎和李大斌两位老师。我那时中考完,准备到毛坝中学去上高中,闲在家里无聊,就写了两篇小说,准备偷偷地往外邮寄。当得知两位老师是报社的,我就神气地把小说拿给他们看。小说还是草稿,写在作文本上的,两位老师各看一篇,从表情上看得出他们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李大斌老师惊奇地问:“是你写的吗?”我说当然,并当场背诵起来。张会奎老师对我父亲说:“一个中学生就写出好小说,不得了。”就把《冤家路宽》塞进包里,说要带走。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1982年10月19日《安康日报》。

我的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处女作也都是发表在《安康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迎春新歌》发表在1984年5月8日《安康日报》“香溪”副刊,第一篇纪实文学《其实我想走,其实我想留》发表在1995年12月2日《安康日报》周末,第一篇言论《说“同吃同住同劳动”》发表在2003年10月31日《安康日报》“茶坊”,第一篇随笔《陀螺悟》发表在2001年12月26日《安康日报》,第一篇评论《只有上帝而没有人类的世界》发表在